

輯一 白色的門

活著

任何事物都有裂隙，因此光明得以進入。——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

好好活著

懷有純真的心

生活是複數版本的過去

枝桠式疊影，每天

我向摯愛的自己告別

每天我渡過新的夢境

撕開壞消息，重新剪貼

不變的日子我期待大風大雨

每天練習

與另一人對視

好好活著

就能再見遠方被拯救的藍鯨嗎

發生渺小意外的每一天

像割傷的指尖。偶爾有些癢

每天我撫摩貓爪，喚牠乖又親牠

多愁的裙擺為牠暖和

冀求牠長得像我

時間是冰涼的，河的顏色

一起偷窺神在離去時

打翻水杯

我仍在做平凡的事

喧鬧中將自己蜷抱成一顆卵

站在礁岩上

第一眼認出藍鯨

每一扇白色的門

我坐在水中
水坐在白色裡面
白色的石頭。手臂。風箏。
我向棲身夢中的人們告解
白色在印象派裡翻灑
起身為瀲灩的雲
容易生皺
容易散

總在寅時，我醒轉他方
當未知的神
赤腳通過
這一扇不再是門的門
這一葉，眠床如舟

我總是醒來
伴隨暈眩
焰火自水中微微顫動
欲望在廚房的邊緣迸碎如蘋果
掉落。讓我們去喚醒
不識歌謠的女巫
去潛水，去跳舞，去推開
每一扇白色的門

蟬聲大噪

他生日的這天無法決定
如何慶祝
熱得很，那赤裸的空氣
亮晃晃地像落後於
主流的憂鬱

他許願成為一個容器
並在六月開始密封
許願自己成為唯一保管的人

分手的情人
不曾施予他親暱的小耳光：
你怎麼任憑自己跌倒
你應該在家族聚會的餐桌上保持微笑

生日的這天
他已不想如何過
沒有人攜來清酒跨過他的門
沒有人把大葉合歡變成火
儘管這空氣適合手舞足蹈
在那開了窗戶
卻關了紗窗的地方
蟬聲大噪

左眼的淚水散落在單車疾駛的風中
右眼還記著今天
今天他的生日

最困難的事

——論詩

開始我們都不難
躺下，無非是偷聽水泥的心音
騰空離地，替植物造影
忠誠的恨，遍及所有人的身世

開始最難的
是將自己無縫摺疊
是好好的活，並當作安全
開始最悲傷的是
我滿手詞語的偶線
左邊揚起下巴，肚腹壓扁
屈膝，我寧願在它們之間
右邊剪去指甲（過剩：執拗與不潔）
忙於望顏色，眼球有繭
句號是呼吸，善妒。妨害安寧
分號花稍，口語擁擠

左手與右手，一個個都喜歡形上學
最悲傷的詞語兀自有了完美臉孔
它開口，屏息且含句號如櫻桃
而最難的，是落雨前
它們長出斑點

明天

——記福龜

我折斷了
橙色的褐色的落葉與枝
入火，生煙
煙霧漫漶好像
我不能預視的將來

我嘗試居住
斜坡的斜坡之上
豐收一株飽養整年的小樹
金黃的果肉們啊我輕輕捧起
他們不至墜地
他們瘦弱得正好
而我知道剪斷了的枝
是新生

摘落滿身鬼針草
近來，我的日子
在不同的海拔之間逡巡

落日在遠方搖晃
斟滿了一杯新釀的酒
那些不屬於我的
好像
一一成為我的明天

家居四帖：靜物與火燄

1

身體末端

開始變得透明了——

薄荷刮鬚水，早餐

和菸蒂的氣味

落在腳邊

廚房裡，幾乎透明的末端

著起火焰

2

早晨的雙人餐桌

因為過早而沒有聲響

空氣中沒有人回答

他嫁禍給那些

可愛的小丑

在鏡子前表演拋球，變魔術

摺不壞的紙飛機

表演馴獸的

貪心小丑

3

像在肯特紙上素描

在日子與陽台之間

遺忘與抽屜之間

蟲虫遺骸與薰衣草之間

拉起直線，拓出陰影

每件靜物都在

模仿一張臉的表情

4

髮際長出芽，白首鳥暫停鼻尖
浴室氤氳如起霧的秋
如費解的迷宮

他以為自己也能是樹，或平原
以水，以初醒的呼吸
抵達身體的最裡面

無知的我們

一道久違的晨光
落在柿子的陰影旁
水杯裡有回音，如鳥鳴時胸口的震動

我吐出一枚，無注解的果仁
我吐出一枚，索討愛意的果仁
睜眼時有數字，它們的象徵轉換不迭
財富，家屋或肉體——
揣想紛飛的紙片
此地鞋印斑駁，忙碌的我
何曾去過哪裡

對於生活，對於圍牆重建
對於屢屢經過的陌生人之間
眼色交遞（啊我確實有意）
可惜了八月。我寧願是仙人掌
而不是小狗的頸圈，寧願是潮濕的泥
不在未打傘的人耳邊停留

當我恰好用一頁的字
換來一道豐滿晨光
路上的人，紛紛投我以無知的眼睛

醒在果核上

草在長
玻璃在碎
雲和果皮在黑
鐵皮屋在醒
皮膚的汗
在熟

謎語一般可愛
的草，你種的透過
玻璃像貓眼
那樣驕傲
黑而且亮

我站在角落
來自發汗的雲
若不是熱
枝桠也有黑色
醒在一顆果核上
屋裏都是壞掉的草
我踏出泥

次日
交還名字的部首
給那些
眼裡的荒原

名字

——夢的筆記

我站在霧色玻璃外面
看見自己的名字
一掌盈握的大小

當灰髮的老人問起我
答以癡弦
答以伊塔羅·卡爾維諾
他笑了，沾覆雨水的手指
在空氣中寫下，我漏失的名姓
——三個字

那日草色郁然
隻身的蜂，覓尋像花的物體
他彎著身軀，帶來一列啞光的筆畫

雨聲漸漸停了
在我腳邊，忽然
羅織著一群孩子隊伍
每一個五官皆模糊不明
計謀通往百合垂首的河濱
而我知道
他們每一個，皆可能
發出曾與他相仿的，我的聲音

活著之後感傷

別開燈，這件事我只告訴你
我在地震後的斷橋下
發現一些多餘的身體，是我的
我能認出熟悉的弧線
鐵軌是蛻去的蛇皮

你在停電的下午告訴過我
有一天，你遺失花園的指南
你學會閃避
發現一道絕對隱密的陰影
躲藏是冬日編織的毛衣

所有的問題，有如一隻象
撫摸親愛的骨骸
（拾起一朵花，放在你眉間）
懂得象語的親族已不在那裡
我看見牠，像看見雪地上的一塊石

出不來了，這件事我不告訴你
我在永遠停駛的車廂
找到更多，多餘的東西
你給我的單程車票失效了
啟程時間被撕去一角

象的小事，我過了很久才想起
我記得牠堅韌的皮膚
因摩擦而斑白，生繭
有一天大水將再次
淹沒牠的花園

無神的午後

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禮——茨維塔耶娃

一群清秀的臉向我走來
在我喊出他們的編號之前
跌成一地玻璃
與金魚

是我成為母親的時候了嗎
他們是夏季大三角的形狀
歌劇般的午後
我在天空的坑洞裡掘出金子

瞳仁不再被當作居所
若我們明白
今天是一只玻璃杯
還有一個今天，或許是峽谷

一群清秀的臉向我走來
（為了無神的儀式而來嗎）
蛋清般的天空之下
現在應該，要輪到下一個人歌唱

一年之初

——在旗津

渡輪依約載滿
嶄新時間的刺鼻味
畫新的尺規，且戴上草帽
不見霧霾仍在近處
目中風景
將心底雜蕪填入瓶身
我看見自己是烈日下浮動的浪

日落海濱
未有來歷的雨
曠廢已久
盡責寫一部小說
重置自己是更替舊衫的植物
海浪的銀線是魚

一年之初
過去，那些沒被接住的笑話
還未翻身就遺失的問題
偶然時候
仍孩童一般地
大聲跳舞

行車紀錄

我的 A 是 B，我的 C 是 H
坐在離家很遠的斑馬線上
皺紋生在一雙不認識的腳踝
兜風好嗎，沸騰好嗎
甜蜜地昏睡也好。遮掩耳朵
親近聾的狀態
蝦子蜷臥的狀態

我的 A 是 B，而我的 C 是 H
持續單音節的唱和
拎一把乾燥的傘
儘管外頭是無雨的無風的清朗
展開地球輿圖讓世界貪婪地看
而我不看

後照鏡正節儉地認識
公路何其筆直
與蜿蜒，我的 A 仍是 B
C 呢我們丟開外套好嗎一起拋棄
一顆熟的蛤蠣貝殼好嗎
H 換我來唱一首新編的搖籃曲
打開前方的地圖指認
離家很遠的公里以外
是海

假定我與世界

沒有人給我寫詩
讀者們拿來透明的地球儀
透過經緯線看我
我的臉被時差跨越
我的眼睛與胸口之間
氣候帶反常迴轉

寫詩的那人
在陌生與傳奇之間
拉起故事的邏輯線
本質，先於我的出生
每次伸出手
都有無數個小孩朝他跑來
從廣場來，從沃野
從島嶼八方的海洋裡來

耐心的讀者們
仍被假定為不特定少數
世界聚成一片佈滿孔隙的網
我從裡面拿起一只硬幣
讓鴿子啣住
讓牠們飛

十年

14

十四歲的詩很容易
模擬母親深夜曬衣
月亮潮濕地遷移
因為那裡總是有雲
很早我就知道：尋找無性別的筆名
誤解自己過早地老於一個少女
身體是平的就像未曾發育

開始的詩是碎裂的悲情的歌
潦草歌詞該要即興地哼
夜自習鑄了一批新詞
我以手指和嘴唇任意捨棄

18

十八歲時所有緊閉的門都敞開
世界沒有門，百摺裙可變
南陽街也可變，慾望的白日夢也可變
那是真的一一世界是十八歲的
我執意居住，戀慕而抗拒
有如少女無法真正否定一個人一件物品
十八歲時以為詩，我理解的

當人們將算數與詩演繹為相同結論

（第三象限，時間也附減號）

清晨六點在三角函數與十月革命中朽壞
黃昏把嫉妒孵成一顆畸形的蛋

24

屬於二十四歲的東西變得很少
陌生人變得很多
一樣的黃金雨潤澤不同的土壤

孕育辯術與傷逝的空氣
白日夢依舊奔跑，醒後
想起我躺在沙漠
你見過學院的牆後那棵南來的喜樹嗎
它該住進溽暑，那裡蟬鳴如雷

二十四歲時寫字是生活
二十四歲時我坐在喜樹下
所有事物都是複數
演化出尾巴就像費解的 S
連我，也是